

傅璇琮 主編

唐才子傳校箋



傅璇琮主編

唐才子傳校箋  
第一冊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冀 勤

唐才子傳校箋

Táng Cǎi Zǐ Zhuàn Jiào Jiān

(第一冊)

傅璇琮主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2<sup>5</sup>/<sub>8</sub> 印張·398 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4,200 冊

統一書號：10018·593-1 定價：4.65 元

---

ISBN 7-101-00209-9/I·30

## 前言

本書擬作爲唐代文學史料研究的集體成果呈獻給讀者。之所以說是集體成果，是因爲本書箋證部分的執筆者多人，他們大多是有關研究領域的專家和學術工作者，他們把各自的研究心得運用到箋證中去，同時又注意吸收國內同行的研究成果，努力從高層次上總結目前已取得的作家事跡考證的新成就。我們的目標，是想通過箋證，體現中國學者當前唐代文學研究的水平，爲唐詩學的建立作出一定的、積極的貢獻。

我們注意到友鄰國家日本學者對於《唐才子傳》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績。日本學者對《唐才子傳》版本的考證，切實詳確，富有參考價值。我們也高興地看到布目潮瀨、中村喬兩位先生所作的《唐才子傳之研究》一書的出版（一九七二年八月），書中的「資料探源」部分見出日本學者的工力。應該說，關於《唐才子傳》的研究，在前一階段，日本學者是走在前列的。《唐才子傳》是中國古代的一部著名著作，作爲本國的文化遺產，中國的學者有義務對此作出更大的努力。而在目前，我們的研究實踐，已爲此書的整理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條件。

從七十年代後期以來，我國唐代文學的研究有着突出的進展，特別是對作家作品的考訂更加細緻

精確。這些年來研究者努力掌握充分的材料，從事於作家生平事跡的考證，以及作品寫作年代、真偽存佚的辨析，成果纍纍，蔚為風氣。不但對一些大作家，在前人已有的基礎上作更深的開拓，就是一些小家，過去很少涉及的，研究者也抉微探幽，廣搜博討，使詩人們的行蹤更加清楚，也從而使我們的理論研究安置在一個扎實的材料基礎上。我們的箋證工作，正是在這種富有成果的學術背景下進行的。

《唐才子傳》共十卷，書內立專傳者二百七十八人，附見者一百二十人，共三百九十八家。辛文房在書前的《引》中說他撰寫此書時「游目簡編，宅心史集」。從書中的記述看來，作者確實繙閱、參考了不少史書、文集、筆記、小說，採集了不少珍貴的材料。即以所載進士登第的年份來說，不僅為查考詩人的仕歷提供可靠的線索，而且其本身也成為唐代科舉史研究的不可缺少的材料，清代著名學者徐松在他的《登科記考》中就以辛氏此書作為重要的依據。從唐詩學的角度看，我們可以說，辛文房以一西域人，為一代詩人寫傳，確有非凡的氣魄，他的寫作這部書，應當看作是一項開拓性的工作，在中國古代，似乎只有錢謙益的《列朝詩集小傳》能與它相並比。作者的文筆秀潤雋潔，摹擬《世說新語》，有時也能得其情韻，這也增加其書的可讀性。魯迅先生開列的學習中國文學的書目，所舉十二種書，《唐才子傳》列為首位。這部書一直為唐詩研究者所重視，是不難理解的。但我們也應看到，辛文房與他的前輩學者、南宋計有功不同，計有功所創建的「詩記事」的體例為中國古代詩學研究開拓了一條新路，他並且還以其廣博的見聞記錄了唐代詩人及其作品的信實的資料，——計有功是一位有建樹的文獻學家，而辛

文房則是別具一格的詩評家。他雖爲衆多的唐代詩人立傳，而其主旨却似乎在因人而品詩，重點是標其詩格，而不在於考敘行跡。因此，無可諱言，作者在搜集和排比材料時，有時是十分隨意的，這就使得這部書中材料上的疏誤幾乎隨處可見。《唐才子傳》一書，價值很明顯，缺點也很突出。可惜的是，過去我們的一些研究者，在引用此書時，未加覆核，往往把它的錯誤記載作爲論證的依據。

本書箋證部分的内容，大致包括：一、探索材料出處，二、糾正史實錯誤，三、補考原書未備的重要事跡。顯然，按照這一要求，用之於《唐才子傳》記述到的三百九十多人（又加之《唐才子傳》記述材料上的疏誤），即無異於對唐五代詩人作全面的生平考證。可以想見，這是一件多麼龐大的工程，是足夠一位辛勤的研究者勞動一輩子的，——由於個人的精力和條件所限，這樣做恐怕也不見得能差強人意。因此，我們採取集體協作的方式，發揮各自的長處，爭取在較短的時間，編撰出具有一定學術水平的著作。我個人覺得，這是目前所能採取的最好的方式，是個人單獨進行所遠不能相比的。開放型的學術研究應當鼓勵多種樣式的試驗，按照內容的要求，選擇最佳的工作程序和組織方式。我們邀約有關的研究者共同工作，並採取目前這樣的方式，是想在專題著作和古籍整理中探求如何使個人專長和集體協作能有有效的配合，同時也包含有一個這樣的希望，就是我們不滿足於傳統意義上的箋證，而是想通過現在那樣的箋證的方式，科學地集中和概括作家生平事跡研究的線索，希望這本書能作爲有唐一代詩人事跡的材料庫，使書中的箋證既是現有研究的成果，又是無限的學術進程中一個新的起跑點。如

果研究者能從本書所提供的線索找到有益於繼續探討的材料，就將是我們最大的滿足。

本書的校勘統一由孫映達同志擔任。經過比較，採用黎氏（庶昌）珂羅版影元刊本爲底本，而以五山本、正保本、《佚存叢書》本、《四庫》本、三間本、《指海》本相校。由於採擇的底本較好，錯字較少，因此校勘的文字並不多，但細心的讀者當會發現，這字數不多的校勘記是包含校者大量的勞動的，因爲如果不經過認真的、看來極爲細緻的比勘研究，就不可能恰當地確定底本，也不可能作出這些爲數雖不多但足資參考的校勘記。校勘的一個原則，是底本不誤，他本誤者一般不出校，但如誤者有一定影響，其版本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擇要寫出校記，以供參考。映達同志寫有《校勘說明》，對辛文房的生平大略，及《唐才子傳》的版本情況和校勘體例有扼要的記述。他的工作使本書在文字方面有一個扎實的依據。我在校閱時曾作了某些刪改，如有不妥之處，則可能是因我誤改所致。

箋證的體例，大致是：凡有生卒年可考的，則盡可能加以考證，或作大致的論斷；未有充分材料可以考知的，則不勉強爲之。籍貫也是如此。作家先世世系，凡有材料可依據的，其高曾以下則約略敘述，高曾以上一般從略；不作詳細的世系考證。凡正史有傳的，或私家撰述的碑傳墓誌較爲詳悉的，則擇要摘引，不全錄原作，以免冗長。詩文集著錄，一般限於兩《唐書》的《經籍》、《藝文》兩志及宋代主要的公私書目，不詳著作流傳考和版本源流考。與今人意見不同的，只作正面論述，不加辨駁；而引用現有研究成果的，則一概在有關部分注明。年號加括號注公元紀年，籍貫及重要經行地注今地名。引文

一般注明出處。爲求省文，箋證的敘述文字采用淺近的文言。

本書箋證工作分工如下：

卷一，盧照鄰傳由任國緒（黑龍江人民出版社）擔任，駱賓王傳由駱祥發（浙江師範大學）擔任，儲光羲傳由陳鐵民（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擔任，其他則由傅璇琮擔任。

卷二，綦毋潛、王維、孟浩然三傳由陳鐵民擔任，薛據傳由儲仲君（晉東南師專）擔任，李白傳由郁賢皓（南京師範大學）擔任，高適傳由周勳初（南京大學）擔任，其他則由傅璇琮擔任。

卷三，岑參傳由孫映達（徐州師範學院）擔任，鮑防、郎士元、靈一、秦系、張衆甫、嚴維、于良史、靈徹、張南史、古之奇、朱灣等傳由儲仲君擔任，張繼傳由周義敢（安徽大學）擔任，顧況傳由趙昌平（上海古籍出版社）擔任，張志和傳由陳耀東（浙江師範大學）擔任，陸羽傳由儲仲君、陳耀東擔任，其他則由傅璇琮擔任。

卷四，盧綸、韓翃、耿湣、錢起、司空曙、李端、張謂、韋應物、武元衡等傳由傅璇琮擔任，李益、王建二傳由譚優學（西南師範大學）擔任，皎然傳由趙昌平擔任，其他則由儲仲君擔任。

卷五，盧仝、馬異、劉叉、李賀等傳由吳企明（蘇州大學）擔任，戴叔倫傳由蔣寅（南京大學）擔任，呂溫傳由劉德重（上海教育學院）擔任，李涉、楊巨源、韓愈、朱放、賈島、王涯、令狐楚、姚係、張登、羊士諤、鮑信陵等傳由吳汝煜（徐州師範學院）、胡可先（徐州師範學院）擔任，其他則由吳汝煜擔任。



卷六，張祜傳由吳在慶（廈門大學）擔任，其他由吳企明擔任。

卷七，許渾、薛逢、趙嘏、薛能等傳由譚優學擔任，李羣玉傳由羊春秋（湘潭大學）擔任，其他則由梁超然（西北大學）擔任。

卷八，由梁超然擔任。

卷九，鄭谷傳由趙昌平擔任，其他由周祖譔（廈門大學）、吳在慶擔任。

卷十，由周祖譔、賈晉華（廈門大學）擔任。

另外，於各篇末分別加括號注明該篇的箋證者姓名。全書的最後，將編有一個總的人名索引，除傳主外，該傳所提到的其他唐代人物，亦加編入，以便查考。另又編製箋證的引用參考書目。

我們希望得到學術界的指正，也希望隨着研究的不斷進展，今後將不斷修改和更新箋證的內容。啓功先生一直關心本書的編寫，並特為本書題簽，謹致衷心的謝意。

傅璇琮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於北京

## 校勘說明

元人辛文房撰《唐才子傳》，足本爲十卷。辛氏字良史，爲元代前期西域人，與王執謙、楊載同時，且齊名〔一〕。據《唐才子傳·引》，本書於元成宗大德甲辰（卽大德八年，一三〇四）寫成。辛氏在《引》中自稱「異方之士，弱冠斐然，狃於見聞，豈所能盡」，又謂是書作於「端居多暇」之時；且書中議論多言坎壈不遇之憾，「意良史亦必負才跡弛，見嫉時流，故借著書以消其愁憤」〔二〕，可見是他早年未仕時的著述。泰定元年（一二三四）前辛氏入朝爲省郎〔三〕，得博覽秘府藏書，或續有增補。此書當在辛氏名顯後刊刻行世，具體時間尚不清楚。

明初楊士奇有《書唐才子傳後》一文，稱：「十卷，總三百九十七人，皆有詩名當時。」〔四〕楊氏所見當爲完帙，其《文淵閣書目》亦著錄：「《唐才子傳》，三冊。」唯《唐才子傳·引》謂「傳成，凡二百七十八篇，因而附錄不混者又一百二十家，釐爲十卷」，共計三百九十八家，而較楊氏所述多一人，或系楊氏少計一人〔五〕。明永樂年間編修《永樂大典》，《唐才子傳》全書收入「傳」字韻內。至清中葉乾隆年間編修《四庫全書》時，《永樂大典》「傳」字韻各卷適佚，十卷單刻本在國內亦已失傳〔六〕，四庫館臣遂於《永樂大典》殘存各卷雜引《唐才子傳》處「隨條摭拾，哀輯編次，共得二百四十三人，又附傳者四十四人，共二百八十

七人」，釐爲八卷〔七〕，編入《四庫全書》。故《四庫全書》八卷本《唐才子傳》只是斷簡零篇的輯佚本，已非原貌，輯得的傳文多有殘缺。文中有輯佚者的夾註，據兩《唐書》等史籍對傳文作了一些訂補。這可以算是《永樂大典》系統的本子（殘存），與日本流傳的元刊十卷足本對照，頗有異文（簡稱《四庫》本）。

元代刊行的十卷足本傳入日本，流傳了下來。清光緒年間宜都楊守敬從日本訪得〔八〕，遵義黎庶昌以珂羅版影印了出來，這是目前所見到的最好的版本〔九〕。《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續錄》著錄此影印本的底本爲元刊本（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所著錄之「珂羅版印明黑口本」，疑亦指此本）。此本刊刻較精，訛誤極少，且多保存原始面貌。他本文字多有形近之訛，如卷一《陳子昂傳》「任俠尚氣，弋博」（與《新唐書》本傳合），諸本「弋」多訛作「才」；同卷《李昂傳》「開元二年王丘下狀元及第」（據《舊唐書·王丘傳》，丘開元初累遷考功員外郎，知貢舉），別本「丘」多訛作「立」；卷三《元結傳》「始隱商於山中」（與顏真卿《元君表墓碑銘》合），諸本「商於」誤作「於商」，而黎氏珂羅版本皆不訛。又如卷二《崔國輔傳》「及盧□□所遺文槐書函一枚，此物皆己之所惜，宜野人□蓄，故特以相贈。黎氏珂羅版本「盧」下空兩格（《四庫》本此處作「黃門」二字，與陸羽《陸文學自傳》合），「人」下空一格（《四庫》本此處作「乘」字，亦與《陸文學自傳》合），兩處空缺雖分處於兩行文字中，然位置緊鄰，保存了刻版壞損的原狀；而十卷本別本「盧」下只空一格，且與「人」下空格位置完全錯開。同卷《李白傳》傳文之末，黎氏珂羅版本附綴小註曰：「或云：白，涼武昭王嵩九世孫也。」作偏行小字，與正文文字體顯異，應爲後人所加；別本所刻

則與正文無別，殊失原貌。如此種種，可見黎氏珂羅版本爲現存各種十卷本之祖本。《增訂四庫簡目錄標註·續錄》定此影印本底本爲元槧，大抵可信（簡稱影元刊本）〔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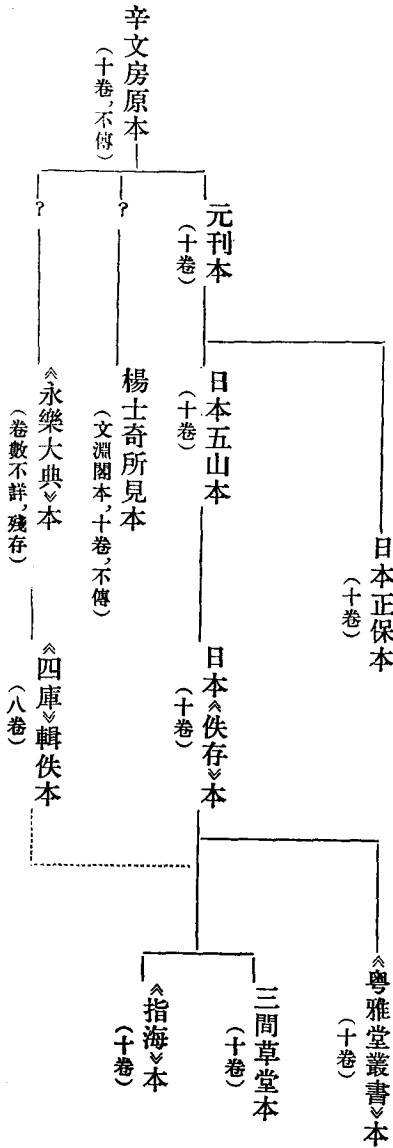
元刊《唐才子傳》十卷本傳入東瀛後，日人先後據以刊刻了幾種版本。目前能見到的最好的一種爲日本南北朝後半頃（十四世紀後期，約當我國明初洪武年間）刊行的「五山版」，十卷，「審其版樣，蓋得元槧而翻雕之，字畫精整，紕繆極少」〔11〕，現有日本汲古書院影印內閣文庫藏本（簡稱五山本）。此本版式、字形幾乎與影元刊本完全一致，唯筆鋒、刀法微異，邊框缺損亦不同，確系據元刊本影刻。又，日本正保四年丁亥（一六四七，清順治四年）上村二郎衛門刊本，十卷（簡稱正保本），此本內容亦與影元刊本同，漢字旁每註以日文假名（即所謂「訓點本」），唯錯字甚多，系屬天瀑所云「坊刻頗多舛訛」者之一種。因刊印較早，仍然有其價值。國內可見者爲丁丙八千卷樓舊藏，附有丁氏手書題跋簽紙，今歸南京圖書館。又，日本《佚存叢書》本，十卷，日本享和二年癸亥（一八〇二，清嘉慶七年）天瀑山人（林衡）據五山本以活字重印，排誤亦多（簡稱《佚存》本）。此書有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流傳甚廣。以上系在日本流傳、重刊的元刊十卷足本系統的本子。

日本《佚存》十卷本傳回中國後，學人以《四庫》八卷本與之對校，又先後刊刻了幾種版本，以下列兩種較精：清嘉慶十年（一八〇五）陸芝榮三問草堂刊本，十卷，附陸氏《考異》（版本校勘記）一卷，有王宗炎序、汪繼培跋（簡稱三問本）；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錢熙祚刊《指海》本，十卷，文中夾註校記，

此本收入叢書《指海》，流傳亦廣（簡稱《指海》本）。以上系十卷足本與八卷本對校過的本子。

此外，自清同治年間直至民國時期，國內還有幾種據《佚存》本覆刻的本子，大都價值不高，如清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伍崇耀刊《粵雅堂叢書》本，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蘇州文學山房木活字排印《江氏聚珍版叢書》本等。尤以清光緒八年（一八八二）滬上黃氏木活字排印的所謂《佚存叢書》本，處處妄改原文，面目全非，最爲荒謬。解放後，古典文學出版社亦曾據《佚存》本加標點重印（一九五七年版，印一萬五千冊），雖方便了一般讀者，然排印訛錯及標點失誤亦多，亟不足恃。

如上述，目前筆者所知的《唐才子傳》三個系統的重要版本源流情況如下表：



此次校勘《唐才子傳》，即以遵義黎氏珂羅版影元刊本爲底本，校以五山本（日本汲古書院影內閣文庫藏本）、正保本（南京圖書館藏原刻）、《佚存》本（商務影天瀑活字本）、《四庫》本（陝西師範大學藏精抄本）、三間本（原刻）、《指海》本（原刻）。五山版內閣文庫藏本雖據元刊本影刻，而該本曾經舊藏者塗抹校改過，其校改處間有佳字可採，亦取校。所見其他各本，質量較劣，皆不取，以免紛紜。

底本有訛誤時，據別本校改，並在校記中說明依據。列出較有價值的別本異文。他本刻誤，一般均不出校，唯《佚存》本較有影響，多引以爲據，故擇要指出此本部分訛誤，以期引起注意。只作版本校，不訂正史實，如無版本依據一般不據他書改動本書原文（辛氏原書之種種舛誤，在箋證中辨明）。除判斷不同版本文字正誤以決取捨適當參用他書外，一般不作他校。三間、《指海》本的校勘成果，亦酌情吸收。三間本、《指海》本校語指出《四庫》本之異文，亦有與此次校勘所用《四庫》精抄本不同者，今於校記中一並存錄，以略見《四庫》不同抄本的面貌。陳鱣《唐才子傳校勘記》一卷（南京圖書館藏有抄本）皆爲史料考異，不涉及版本校勘，未取。

底本中異體、簡體、俗體字頗多，如「寶」作「珍」、「居」作「厽」、「事」作「夏」、「詩」作「訖」、「氣」作「炁」之類，皆從他本逕改通用體，以便省覽，今日仍常見易辨者，則予保留。清代版本中習用避諱字，統不出校。文中年號「大和」、「大中」多訛作「太和」、「太中」，亦逕改。《四庫》本文句多殘缺，一般皆不予說明；全篇失載者，則於該篇校記中指出。

本書校勘工作多得業師孫望先生的指點，還曾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及朱金城先生的賜教，謹在此一並致謝。在使用資料方面，承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提供方便，又蒙日本早稻田大學坂田新先生惠借書籍，理應表示感謝。校勘者學識淺薄，見聞有限，率爾操觚，謬誤難免，懇請專家、讀者不吝教正。

孫映達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一〕 見陸友《研北雜志》卷下。

〔二〕 《粵雅堂叢書》本《唐才子傳》伍崇耀跋。

〔三〕 元張雨《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卷四《元日雪霽早朝大明宮和辛良史省郎二十二韻》有「歲開環甲紀」之句，泰定元年即爲甲子年。

〔四〕 《東里文集》卷一〇題跋。

〔五〕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八《唐才子傳》八卷「條亦謂「總三百九十七人」，四庫館臣未見全書，亦未見辛引，當據楊士奇跋文轉述。

〔六〕 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卷二有「李文房《唐才子傳》十卷」，當系據楊士奇所記者錄，僅存書目而已。

〔七〕《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八「唐才子傳」八卷條。

〔八〕楊氏《日本訪書志》未著錄，然該本目錄頁鈐有「楊守敬印」、「京都楊氏藏書記」、「星吾海外訪得秘笈」印章，可證。

〔九〕此爲日本善慧軒舊藏本，除鈐有楊守敬、黎庶昌藏書印四方外，目錄頁原有「善慧軒」印一方。

〔一〇〕此本每面十二行，行二十二字，上下單欄，左右雙欄，黑口，雙魚尾，均向下開；版心以「才一」、「才二」、「才三」……標出卷數，字形爲趙孟頫體，寫刻甚精，多異體、俗體、簡體字。

〔一一〕《佚存叢書》本《唐才子傳》天瀑跋。



# 第一册目錄

## 卷一

六帝	三
王績	四
崔信明	一八
王勃	三三
楊炯	三四
盧照鄰	四四
駱賓王	五五
杜審言	六六
沈佺期	七五
宋之問	八五
劉希夷	九六

---

陳子昂	一〇一
李百藥	一一三
李嶠	一二九
張說	一三〇
王翰	一三九
吳筠	一四八
張子容	一五六
李昂	一六一
孫逖	一六五
盧鴻	一七四
王泠然	一八〇
劉昫	一八五